



栀子未开 父爱长存

◎ 程小青

父亲是今年5月末走的。院子里的栀子花刚打了苞，还没来得及开，他就这样安静地睡去了。这两个多月以来，我不敢细数日子。每一夜的梦里，他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踩在板凳上，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字。醒来后，枕边湿了大片，才恍然——他是真的不在了。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彼时岁月动荡，山河破碎，而爷爷家的村庄，已被连年战乱与贫瘠反复侵蚀。命运对父亲格外残忍：9岁丧母，11岁丧父。我常常想，一个11岁的孩子，跪在双亲灵前，是怎样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那场大雪般的人生。兄妹7人，最后只剩下大伯和他，像寒风中两株瑟瑟的麦苗，相依为命。

父亲自幼聪明伶俐，尤爱读书。族中长辈怜惜他，没人提出要他辍学挣工分。他读完小学、初中，想要精进学业，便远赴40公里外的县城借读。40公里，如今不过一脚油门，可在那时，全程只能靠双脚跋涉。我仿佛看见那个瘦弱的少年，穿着仅有的一双破鞋，背着简陋的行囊，披着晨露踏上蜿蜒的山路，渴了掬一捧山泉，天黑便低声恳请老乡借宿一宿。那些漆黑的长夜，他心中一定揣着滚烫的求学渴望——这份执念，让年少的他无惧风雨、不畏孤单。前些天整理他的旧物，翻出一本泛黄的作业本，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要读书”。那一刻，我抱着本子，哭得浑身发抖——这个把读书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终究没能拿到一张毕业证。

两年后，县城学校骤然停办，父亲揣着满心的失落回到村里。那张没有发下来的毕业证，成了他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可日子总要过去，首要面对的就是糊口度日的生计问题。那时家具都是木头做的，容易开裂，需反复上漆、水磨才能密封，父亲便动了学做生漆手艺的念头。他正式拜师学艺，从学徒做起，慢慢挣到一点微薄的收入。父亲手巧，每次都会顺手在漆好的柜门、床头画几笔梅兰竹菊。没过多久，这些带着画儿的家具竟大受欢迎。

国内基础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村小学正式开班办学。生产大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他是全村学识最高的人。可那时教师收入极低，父亲犹豫了——他太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大队的人看出他的难处，主动宽

慰：“寒暑假你照样做漆活，两不耽误。”村里喜欢父亲手艺的人，早就把他的假期预约满了。现实的困顿被这份体谅轻轻托住，父亲终于点了头。

初登讲台那年，他才17岁，个头不高，还是个青涩的男孩。黑板太高，够不着，就搬条板凳踩上去，一笔一画地写板书。夜深人静，父亲在煤油灯下自学乐谱、二胡和书法，唧唧呀呀的弦音里，想必藏着许多未曾说出口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公办教师转正政策，父亲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正式公办教师，工资从每月25元涨到100多元。那天他回家，脚步格外轻快，晚饭时不停给我们夹菜，眼角细纹里盛满笑意，嘴里反复念叨：“这下，娃儿们的学费不用愁了。”那个让孩子们读书跳出农门的愿望，一下子变得滚烫而清晰。

姐弟4人中，我虽排行老二，可父亲早早便把最深的期许寄托在我身上。他的目光像一束不肯熄灭的追光，我走到哪里，便跟到哪里。小学时，他上班我上学，我是踩着影子的小跟班。初中住校，离家8公里，每周背3升米、3罐咸菜，便是一周的全部伙食。年少的我身形瘦小，十几斤的行李压得我步履蹒跚，单程要走3个多小时。父亲不忍心，总会帮我背起来袋送我一程，顺便到学校去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但凡成绩没考好，等待我的便是一场几小时的谈话。他坐在对面，声音不高，却句句砸在我心上。我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每一分钟都煎熬。可一抬头，瞥见他鬓角早生的霜白，又有一股酸楚漫上来——他是怕我重复他的遗憾。于是我在心底默默笃定：一定要好好读书。

初三开始月考，成绩金榜公布。张榜那天，父亲必定准时到校，仰着头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里寻找我的名字。只有看到我稳居榜首，他才会长出一口气，转身离开时，步子轻快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我躲在人群里偷看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考第一，不止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能看到他满心慰藉的笑容。如今5月已过，那个仰头寻找我名字的身影，成了我梦里最疼的画面。院子里的栀子花香一阵一阵飘进来，我却再也等不到那个推门而入的人。

中考越近，我越紧张，整夜失眠，唯恐辜负父亲满心的期许。父亲着急地带我去医院，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叮

嘱我要多休息。于是，每天傍晚，父亲下班便赶到学校，陪我在田埂上散步，轻声讲自己年轻时学漆的故事，说凡事尽力就好。那宽厚温和的声音，像一只手，慢慢抚平了我心底的焦躁与忐忑。

中考在7月中旬，骄阳似火，酷暑难耐。父亲担心我住校状态不好，每天骑自行车赶往20公里外的考场看我。每场结束，他都递上凉白开和毛巾，眉眼间满是牵挂与紧张。最后一场考完，我挤出人群，四处张望，却始终没看见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和那张黝黑而熟悉的面孔。那一刻，有种说不清的失落。随后我搭乘学校租借的拖拉机回家，从母亲口中才得知：天气炎热，父亲坚持骑车来看我，半路中了暑，又犯了肠炎，正躺在医院里打吊针。我冲进镇卫生院，看见他苍白着脸，手背上扎着针。见我赶来，他仍强撑着挤出笑容，轻声询问：“考场热吧？我没事。”那一瞬间，我握着滚烫的手，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原来，他强忍不适，只为护我一程。

最终，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中专。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家里家外摆了好几桌，还请了放映师傅上门放电影。那晚父亲特别开心，端着酒杯逢人就碰，话多得说不完。电影机架起来，光与影在幕布上流转，他却伏在桌上沉沉睡去，鼾声里还带着笑。我坐在他身边，月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心里又甜又酸。后来妹妹和弟弟考学，宴请和露天电影成了标配。那几年，父亲逢人就讲，他都是沾孩子的光，才有机会去往合肥、南京开阔眼界，言语间满是骄傲。母亲悄悄告诉我，他把那几张车票像宝贝一样收着。我听了，眼眶一热——这个为儿女倾尽半生的男人，所求甚少，极易满足。

父亲这一生，始终将守护、成全儿女当作最重要的事。我远赴合肥参加考试、女儿意外早产，彻底打乱了他安稳的退休生活。他草草了结了手头的事，把提前准备的芝麻粉、米粉、婴儿被，还有母亲养的鸡，一股脑搬上客车，那鸡笼是特地请人做的。我无从知晓，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一路上是如何恳请司机通融。当他们满身尘土、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医院走廊时，我再也没忍住，扑上去抱住他们，泪水汹涌。那一刻，我发现父亲真的老了，可他护佑儿女的韧劲与执念，依旧炽热，未曾消减。

去年年底，父亲查出重病，去上海做手术。我们几个子女都守在手术室外，每一秒都被拉得无比漫长。透过那扇紧闭的门，我仿佛回望了他坎坷半生：一生吃苦受累，从未轻言疲惫，倾尽所有温暖家人。术后休养的那些日子，大家轮流陪伴，我常常握着干枯的手，想把一生的温度都传给他。那段时光，每一寸光阴都被我们细细数着。他清醒时，轻声嘱咐我们好好工作，在一个暮春的黄昏忽然叹了一口气：“这辈子，值了。”我背过身，强忍泪水，不敢让哭声惊扰他。

5月末，父亲安静地走了，像一片落叶，悄然归于泥土。他给了我们尽孝的机会，而我们再也不忍心让病痛继续折磨他了。送他走的那天，他的学生们纷纷赶来。一位学生当天从北京赶到灵堂，在遗像前深深鞠躬，又红着眼眶匆匆返程。他说：“父亲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看着那个匆忙的背影，我忽然明白，父亲留下的，何止我们几个子女。他早已把生命的根须，深深扎进了一茬茬学生的心里。

这些天，我常常无意识地走进他住过的房间。藤椅还在，二胡静默在墙角，空气里仿佛还浮着某种温热的气息，像他刚从椅子上起身，去院里收衣服了。我总有一种错觉，觉得他还会推门进来，笑着问我吃了没有。可回过神，只剩大片大片的空寂，和窗外一声高过一声的蝉鸣。敬爱的父亲，感谢您竭尽所能，陪我走过那段最泥泞也最温暖的路。如今不得不挥手道别，可我知道，您从未离开——山高水长，您就活在我的血脉里，活在我每一次呼吸之间。

（作者单位：安徽铜陵电厂）

把日子摊开晾晒

◎ 王琳琳

婺源秋天不是看出来的，是晒出来的。

每年8月立秋之后，篁岭的家家户户把竹匾搬到屋顶，辣椒、玉米、南瓜片、皇菊、柿子，一层一层铺开，红的红，黄的黄，橙的橙，从几百米高的悬崖古村上铺泻而下，像谁把调色盘打翻了，又像整座村子在晒自己的收成。外地人管这叫“晒秋”，一个很诗意的名字。但住在这里的人不这么想，他们只是把日子摊开晾了晾。

我第一次去篁岭是9月中旬。坐缆车上山，缆车穿过云雾的时候往下看，屋顶上已经摆满了。最抢眼的是辣椒，那种深红，不同于成品干辣椒的暗沉，是刚从地里摘回来、还带着水汽的、亮得几乎要反光的红。一匾一匾地铺开，像屋顶燃着簇簇红火。旁边是玉米，剥了皮，金黄的颗粒整整齐齐排列着，阳光打上去，每一粒都像一颗小太阳。再旁边是皇菊，花瓣摊平，薄得像纸，风一吹几乎要凌空飞起。

一个阿姨在屋顶翻辣椒，竹耙子一下一下地拨，动作很慢，像在给辣椒翻身。我走过去问她：“这些辣椒晒干了做什么？”她头也不抬：“做辣椒酱，做辣椒面，冬天烧肉放一点。”我说：“这么多辣椒，吃得了吗？”她笑了：“吃不了就送人。城里亲戚都爱吃这个，说买不到这么正的。”她说话的时候手没停，竹耙子划过辣椒，发出干燥的沙沙声。那声音很轻，但在这安静的山村里，听得格外真切。

后来我才知道，晒秋不是婺源独有的习俗，南方很多山区都有。湖南、贵州、安徽，凡是地势陡、平地少的地方，人们都习惯把农作物铺在屋顶、窗台、晒架上，借太阳和风把水分抽干，好存放过冬。这是农事，不是风景。但在篁岭，这件事被做到了极致，因为村子建在悬崖上，房子挨着房子，屋顶连着屋顶，家家户户都晒，远远看去就像一幅巨大的、立体的画。

可真正打动我的不是那幅“画”，而是晒



的动作本身。

你想，一整年的劳作，春耕夏耘，除草施肥，顶着日头流着汗，最后变成屋顶上这一匾一匾的东西。它们被摊开、被翻动，被阳光一寸一寸地烘干，然后收进坛子里、袋子里、屋檐下。这是把时间具象化了，你吃到的每一口辣椒酱里，都有春天的一粒种、夏天的一场雨、秋天的一束光。

篁岭的晒秋现在成了旅游名片，每年秋天游客挤满了那条窄窄的天街。有人举着相机拍，有人穿汉服站在屋顶上摆pose，有人买了晒秋主题明信片寄给朋友。但如果你愿意在人群散去之后，傍晚时分再走一趟那些窄巷，你会看到另一种景象：竹匾还在屋顶上，辣椒已经晒得半干，颜色从亮红变成了暗红，像凝固的绛紫。夕阳打在屋顶上，整个村子都是暖的。一个老人坐在门槛上抽烟，烟圈慢慢散进空气里，和辣椒的香气混在一起。

那一刻你忽然懂了“把日子摊开晾晒”是什么意思。不是展示、不是表演，是把一年里最饱满的部分，那些阳光、雨水、汗水和等待，全部交给风和太阳，让它们慢慢变成可以存放的东西。

就像生活本身。有些东西需要趁新鲜吃，有些东西要晾一晾才香。而秋天，就是那个晾晒的日子。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风雨护轨 保供有我

◎ 刘曦

烟雨横空锁晋川，寒丝浸染铁軀寒。
层峦雨落藏隐患，长轨风摇守岁安。
岗前细鸣凝心志，车畔精排查险难。
一寸机车严核验，千重雾障敢登攀。

身随重载驰山海，心系能源保岁欢。
目览边坡观骤雨，耳聆隧风辨波澜。
依规稳控行车速，秉责牢扛守护磐。
不惧汛期风雨骤，唯求线路往来宽。

一身尘雨践初心，万里途遥担使命。
朝随雾起巡铁轨，暮伴风归护重载。
陕晋长衢凝坚守，经年驰骋续华章。
风雨无言皆砺志，丹心不负保供长。

（作者单位：包神铁路集团机务分公司）

麦子熟了 母亲笑了

◎ 叶树森



夏日的微风漫过家乡麦田
一浪又一浪金黄地铺开
布谷的啼鸣 落进滚烫的暖阳

麦子熟了
沉甸甸的麦穗低下了头
麦芒闪耀 藏着一整年的风霜
浸透泥土里的汗水
终于结出颗粒饱满的期盼

母亲站在地头
风吹起她鬓边的白霜
曾经多少个春日的期盼
多少深夜无声的思量都随着麦浪缓缓荡漾

一垄麦田 撑起七份儿女的口粮
岁岁耕耘 年年守望
粗糙的手掌抚过土地的寒凉
春种秋收 风雨奔忙
脚下这片金黄 托举起七个孩子成长时光
每一粒麦子 都铭记着她半生的辛苦与奔忙

麦子熟了
颗粒归仓 尘埃落定
辛劳的岁月 绽放温柔的光
她望着满田沉甸甸的麦穗
想着儿女饱暖 念着家宅安康
心头的重负 慢慢轻轻放下
皱纹缓缓舒展
母亲笑了
那一抹笑容比整片麦田还要金黄

这笑意 不止为一季五谷丰壤
更为汗水喂大七个儿女的坦荡
土地收纳了她半生的劳碌沧桑
麦浪翻滚 岁月回响
人间最深沉的母爱
就藏在这一粒粒饱满的麦香

（作者单位：宁煤公司）

家园

人文 情怀 内蕴 知书
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



等一杯咖啡的时间

◎ 卢一峰

咖啡馆里，店员歉意地笑着说：“手冲要等7分钟哦。”

我点头，倚在吧台边。身后排队的人掏出手机，拇指开始机械滑动。7分钟，在现代社会像一个漫长的世纪。我们习惯了30秒的电梯，15秒的短视频，3分钟的速溶咖啡。

可我突然想，就这样放空一会儿吧。水汽升腾。咖啡师不慌不忙，铺平滤纸、温杯、注水。水流细如线，一圈一圈，像在画着什么古老的符咒。咖啡粉遇水膨胀，鼓起又塌陷，吐着细小的气泡。深褐色的液体一滴一滴落入分享壶，那声音在嘈杂的店里格外清晰。

我忽然想起外公。小时候看他泡茶，总觉得不耐烦。那把紫砂壶在他手里转来转去，水要烧到“蟹眼”初起，茶要洗一遍，第二泡才肯倒给我。我问为什么不一水泡好，他笑：“急什么，茶又不会跑。”

茶确实不会跑，跑的是人。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单纯地、毫无目的地等着什么了。等人时刷消息，等餐时刷视频，连红灯的几十秒也要低头看一眼，仿佛静止是种罪过，什么也不做就该感到焦虑。

可就在这7分钟里，当我不再试图填满每一秒时，世界反而慢慢清晰起来。我闻到咖啡香之外，还有刚拖过的地板的淡淡消毒水味，隔壁桌翻报纸的沙沙声，远处马路上洒水车的音乐。这些平常根本留意不到的声音，此刻却像潮水退去后的贝壳，一个个显露出来。

原来生活一直都在，只是我走得太快，把它们都甩在了身后。

“好了。”咖啡师递来杯子。我捧着杯子走到窗边。午后阳光斜斜洒进来，把咖啡映成琥珀色。第一口，酸，然后是苦，最后舌根泛起些许的甜，多种层次的展开，速溶咖啡给不了，倍速生活也给不了。

忽然很感谢这7分钟，它像一段小小的空白，夹在密不透风的日程里，提醒我：有些东西，就是需要等待。等豆子磨成粉、等水慢慢萃取、等一个人赴约、等一场雨停、等种子发芽、等伤口愈合。

在这个什么都要快的时代里，敢于等待、敢于留白、敢于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不能变现的事情上，或许是普通人最后的奢侈，也是最温柔的抵抗。

咖啡见底时，推门出去，街上依然车水马龙。但我的脚步比来时慢了些。

因为有些美好，急不得。就像那杯手冲咖啡，7分钟，不多不少，刚好够让一个匆忙的人，重新学会等一等。

（作者单位：长春热电一厂）